

LOCKE IN

黑客与特工之间的较量，禁锢之躯和自由意志的博弈。

生命之锁

[美] 约翰·斯卡尔齐 著 逄璐 译

John Scalzi

LOCK IN

John Scalzi

生命之锁

[美] 约翰·斯卡尔齐 著

逯璐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之锁 / (美) 约翰·斯卡尔齐著; 逯璐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392-9228-1

I. ①生… II. ①约… ②逯…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782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4-2016-0426

LOCK IN
by John Scalzi

Copyright ©2014 by John Scalz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THAN ELLENBER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生命之锁
SHENGMING ZHI SUO

[美] 约翰·斯卡尔齐/著 逯璐/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字数 240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9228-1

定价: 3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来稿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6-76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

我入职那天恰好也是黑登大罢工的第一天，毫不讳言地说，这样的时机令我很尴尬。我一踏进联邦调查局的大楼，黑登新闻网站和论坛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绝不是我工作第一天想要看到的。

阿哥拉上的人之所以没有暴跳如雷地指摘我，原因有二。其一，从一开始就不是每个黑登人都完全支持罢工。我第一天的出勤顶多算是例行公事。阿哥拉分裂成了两个争执不休的阵营：一方支持罢工，而其他黑登人则认为既然《艾布拉姆斯 - 凯特灵议案》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罢工就毫无意义了。

其二，严格地说，联邦调查局算是执法部门，它履行的职责十分有必要。因此，称我为工贼的黑登人并没有那么多。

第一天工作接触最多的除了来自阿哥拉的愤怒，就是人力资源处。我花了很多时间填写各种表格，听他们喋喋不休地介绍有关福利和退休的详细安排。之后，他们给我配备了武器，升级的系统软件和徽章。再后来我便早早回家了，因为我的新搭档得为一个诉讼案件出庭作证，

今天不会回来了，而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回到家后我并没有进入阿哥拉，而是看电影打发时间。你尽管叫我胆小鬼好了。

第二天的工作从一开始便充斥着血腥味，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在水门宾馆外面，我认出了我的新搭档。她站在离大厅入口稍远的位置，嘴里咂着一支电子香烟。我走近时，视野内开始显示她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她徽章上的电子芯片。这是调查局特工获悉在场人士身份的一种方式。我的搭档没戴电子眼镜，因此在我走近时，她并不能同时获取我的信息。不过，她也完全不需要，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准确地认出我。

“你好，特工谢恩。”我的新搭档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特工范恩。”我伸手回握。

然后我便等着，看她嘴里会蹦出什么样的话来。由于我从事这样的职业，同时又是一个黑登人，所以测试人们在见到我后会有怎样的反应总是很有意思。他们通常都会对其中一个身份有所评论。

但范恩一句话都没说。她抽回了手，继续吸那根装满尼古丁的烟管。

看来只能由我来开始话题了。

于是我扫了一眼那辆停在旁边的小轿车，车顶被一张双人沙发砸坏了。

“这就是我们要负责的案子？”我把头朝车和沙发的位置偏了偏。

“闲话少说，”她说，“你来录像？”

“如果你希望我来做的话，没问题。”我说，“不过有人希望我别这么做。”

“我希望你来录像，”范恩说，“这是你的工作，你应该负责录像。”

“没问题。”我说着便开始记录。我先围着车走了一圈，从所有的角度获取信息。汽车窗玻璃被打破了，一些碎片散落在地面上；这辆车挂的是外交牌照。我扫视了一眼周围，看到十码以外有一个人正对着电话那头大吼大叫，用的似乎是亚美尼亚语，我禁不住开始翻译他的话。

范恩在一旁注视着我，仍然一言不发。

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抬头看了看，发现宾馆一侧七楼高的位置有一个洞。“双人沙发是从那儿落下来的吗？”我问道。

“这似乎是个合理的猜测。”范恩把香烟从嘴中取出，顺手放进了夹克兜里。

“我们该上楼了吧？”

“我一直在等你。”范恩说。

“抱歉，”我又抬头看了看，“都市警察局的人已经在那儿了吗？”

范恩点了点头。“刚刚接听了他们的内部电话，据说犯罪嫌疑人是名综合者，所以就该我们管了。”

“你已经和警方沟通过了吗？”我问道。

“我一直在等你。”范恩又说了一遍。

“抱歉。”这时范恩把头转向了大厅。

我们走进宾馆，乘电梯到七楼，双人沙发就是从那儿扔下来的。范恩把她的徽章别在了衣服的翻领上，我把徽章显示在胸前的屏幕上，方便识别。

电梯门打开了，一名身着警服的警察站在那儿，她伸手阻挡我们下电梯，我和搭档都指了指自己的徽章。她一脸苦相地放行，对着对讲机低声说了几句话。我们走向那个门口站满了警察的房间。

中途，一名女士从那个房间探出头，朝四周看了看，发现我们之后，她迈着重重的脚步走了过来。我瞥了一眼范恩，她脸上带着一种假笑。

“郑侦探。”范恩向这个走过来的女士打招呼。

“不，”郑说，“这个案子和你们没关系，莱斯。”

“很高兴见到你，”范恩说，“不过你说错了，罪犯是一名综合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任何涉及人格传输机器或综合者的犯罪都被认为有州际犯罪的嫌疑。”我陈述了联邦调查局手册上的条文。

郑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眼神并不友好，然后故意忽视我，直接和范恩交谈。我只好装作没看见。“我可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一名综合者。”她对范恩说。

“但是我知道，”范恩说，“你们在现场的警官打电话告知了嫌疑人身份——尼古拉斯·贝尔。贝尔是名综合者，我们的数据库中有他的记录。在被你们的人追捕时，他开了枪。”在范恩提到这个名字时，我转头看向她，但她始终盯着郑。

“只是同名，并不能确定他就是综合者。”郑说。

“拜托，郑，”范恩说，“我们真的要当着小孩子的面争吵吗？”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范恩指的是我和那些穿制服的警察。“你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斗气，你肯定会输的，让我们进去做我们的事。一旦证实这个案子涉及的每个人都来自华盛顿，我们会把一切工作都转交给你们，绝对不添麻烦。咱们友好一点，和和气气地做好这件事，否则我也懒得跟你客气了，你知道的。”

郑没再说话，她转过身去，依然迈着重重的步子回到那个房间。

“我似乎错过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说道。

“你知道你需要知道的就行了。”范恩边说边向714号房间走去，我紧随其后。

房间里的地板上有一具尸体，脸朝地毯，喉咙被切断。地毯浸满了鲜血，房间的墙上、床上以及房间里其余的沙发上也遍布着血渍。双人沙发被抛落的那扇落地窗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豁口，一阵微风从那儿吹进了房间。

范恩看了看尸体，问道：“我们知道他是谁吗？”

“没发现身份证，”郑说，“我们正在调查他的身份。”

范恩四处观察，试图找到一些线索。“尼古拉斯·贝尔在哪里？”她问郑说。

郑淡淡地笑了笑。“就在现场，”她说，“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官制服了他，在你们到达这儿之前，我们已经把他带走了。”

“那个警官是谁？”范恩问。

“蒂蒙斯，”郑说，“他不在这儿。”

“我需要一份他的逮捕录像。”范恩说。

“我没有——”

“郑，我现在就要，”范恩说，“你知道我的公有地址，把它给蒂蒙斯。”郑转过头去，有几分生气，但她还是拿出了电话，并接通了。

范恩指向房间里那名身着警服的警官，问道：“有任何东西被移动了或被触摸了吗？”

“至少我们没动过。”他说。

范恩点了点头。“谢恩。”

“是。”我答道。

“绘制张现场图，”范恩说，“详细一些。当心玻璃碎片。”

“正在做了。”我说。我早已打开了记录模式，并在最上面加了一层三维网格，标记出我能看到的一切，这样更容易锁定那些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物，看看它们后面或下面藏着些什么。我在房间里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缝隙。走到床边时，我跪了下来，打开了帽灯，以确保不错过任何细节，事实上，床下的确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这下面有一只玻璃杯，”我对范恩说，“它破了，而且沾满了血。”我站起来指了指房间的书桌，上面摆放着一套玻璃杯和几瓶水。

“书桌旁边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些玻璃碎片，我猜这是我们要找的凶器。”

“你的现场图弄好了吗？”范恩问道。

“快了。”我又在房间里走了几圈，捕捉那些我可能会错过的线索。

“我猜你们也制作了自己的现场图。”范恩对郑说。

“我们的技术员在路上了，”郑说，“而且我们拿到了现场警官的录像。”

“这些我都要，”范恩说，“我也会把谢恩的现场图发给你。”

“好吧，”郑有点恼火，“还有其他事吗？”

“目前就这么多。”范恩说。

“那么，如果你们不介意从我的犯罪现场离开的话，就请便吧。我还有工作要做。”

范恩对郑笑了笑，离开了房间。我跟在她身后。“市警察局的人都这样吗？”刚踏进电梯我便开口问道。

“没有人愿意联邦调查局的人踏入他们的地盘，”范恩说，“他们见到我们从不会高兴，不过绝大多数人会表现得更有礼貌一些。郑

有些个人问题。”

“和我们有问题，还是和你？”我问道。

范恩又笑了笑。大厅到了，电梯门打开了。

“你介意我吸烟吗？”范恩问道。她正在手动驾驶汽车朝警察局驶去，同时摸索着寻找一包香烟——这次是真正的香烟。这是她的车，法律没有规定不能这么做。

“我对二手烟免疫，如果这是你想得到的答案的话。”我说。

“有趣。”她掏出一支烟，按下了点烟器来点燃它。在她这么做的时候，我调低了我的嗅觉。“进入我在联邦调查局服务器上的邮箱，告诉我他们是否把逮捕录像发送过来了。”她说。

“我要怎么做？”我问道。

“我昨天已经把进入方法告诉你了。”范恩说。

“是吗？”

“你现在是我的搭档。”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我说，“但是，如果你见到我的时候认定我是一个靠不住的混蛋你会怎么做？”

范恩耸了耸肩。“我的上一个搭档就是个靠不住的混蛋。我和她共用一个邮箱。”

“后来她怎样了？”我问道。

“她被击中了。”范恩说。

“因为公务吗？”我问道。

“不完全是，”范恩说，“她在射击场打中了自己的内脏。这是

否是个意外事件引起了一些争议。她残疾了，退休了。这点我并不介意。”

“好吧，”我说，“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自己射中自己的内脏。”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你已经开了两个有关身体的笑话了，”范恩说，“就好像你在试图表明一种看法或者怎么样。”

“我只不过希望你和我待在一起时感到自在，”我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见到一名黑登人时应该怎么做。”

“你不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她说。点烟器弹了出来，她把它从插座中拔下来，点燃了香烟。“这很明显，想想我们的管辖范围就知道了。你找到逮捕录像了吗？”

“等一下。”我匆忙地进入了调查局的证据服务器，并调出了范恩的邮箱。那份文件果然在那里，是刚刚收到的。“在这。”我说。

“播放它。”范恩说。

“你想让我把它接在仪表板的端口上？”

“我在开车。”

“你可以选择自动驾驶。”

范恩摇了摇头。“这是调查局的车，”她说，“从最低价的投标商那里买来的，你不会信任这辆车的自动驾驶功能的。”

“有道理。”我打开了逮捕录像，分辨率不高，效果很差。和调查局一样，市警察局可能也把它们的技术承包给了出价最低的投标商。画面采用的是每秒帧数立体声模式，很可能意味着摄像机是装在护目镜上的。

录像的一开始是警察——蒂蒙斯——从七楼的电梯中下来，他拿出了眩晕枪。在 714 号房间的门口有一名水门宾馆的保安员，他的制

服是显眼的芥末黄，而且并不合身。随着镜头离保安越来越近，我们能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泰瑟枪。这名保安看上去被吓破了胆。

蒂蒙斯绕过这名保安，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他举着双手坐在床上，脸和衬衫都沾满了血。画面突然一转，能看到蒂蒙斯正仔细打量着躺在浸满鲜血的地毯上那个死去的男人。然后画面又切回到坐在床上的那个人，他仍然举着双手。

“他死了吗？”一个声音问道，我觉得这个声音来自蒂蒙斯。

床上的男人看了看地毯上的男人说道：“是的，我觉得是。”

“你他妈的为什么要杀他？”蒂蒙斯问道。

床上的男人把脸转向蒂蒙斯。“我不认为是我杀了他，”他说，“看——”

蒂蒙斯用眩晕枪打向了这个男人。他抽搐了一下，扭动着身体滚下了床，倒在了地毯上，晕了过去，和死去的男人形成了镜像。

“有趣。”我说。

“什么？”范恩问道。

“蒂蒙斯几乎是刚进入房间就把我们的犯罪嫌疑人电晕了。”

“贝尔？”

“是的，”我说，“说到这，这个名字你听起来熟悉吗？”

“贝尔在被电晕之前说了些什么吗？”范恩完全忽略了我的问题。

“蒂蒙斯问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家伙杀死？”我说，“贝尔说他不认为是自己杀的。”

范恩听到后皱了下眉头。

“怎么了？”

范恩扫了我一眼，但她的表情告诉我她并没有在看我，而是在看

我的人格传输机。“这是个新型号。”她说。

“是的，赛百灵 - 沃纳 660XS。”

“赛百灵 - 沃纳 600 系列并不便宜。”

“是的。”我承认。

“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新成员来说，用工资来支付租赁费用恐怕稍微有点难。”

“我们真的要谈这个话题吗？”我问道。

“我只是在观察。”范恩说。

“好吧，”我说，“我猜他们在让我做你的搭档前，已经告诉你一些有关我的情况。”

“是的。”

“而且我猜你了解黑登社区，因为这属于你的管辖范围。”

“没错。”

“那我们就跳过这个，你假装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家庭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付得起赛百灵 - 沃纳 660 的。”我说。

范恩笑了，她把烟在侧窗上摁灭，并降低车窗把烟头丢了出去。

“我看到你因为昨天来调查局上班而在阿哥拉上引起了不满。”她说。

“这种事情我以前也经历过，”我说，“我能处理好这些事。你觉得这会是个问题吗？”

“你是说如果你不理睬的话？”

“是的。”

“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范恩问道。

“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我知道那里的人认为我去那儿只是为了作秀，”我说，“他们认为我只是在到处吹嘘，直到我的信托基金给我

提供钱或其他东西。”

“他们给了吗？”范恩问道，“我的意思是，你的信托基金给你钱了吗？”

“在我上大学之前就拿到了。”我说。

范恩暗暗一笑：“不会有问题。”

“你确定？”

“是的。不管怎样，你有这样一个高端的机器替身。”她说。机器替身是人格传输机的通俗称法。“这意味着你绘制的现场图将会有很高的分辨率，这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因为我不相信郑会发给我任何有帮助的东西。他们的逮捕录像一团糟，而且模糊不清，不是吗？”

“是的。”我说。

“简直是扯淡，”范恩说，“都市警察局的眼镜佩戴式摄像机有自动稳定功能，而且可以以4k的分辨率录像。恐怕是郑在发送之前告诉蒂蒙斯让他把画面弄糟一些，因为她就是那样一个混蛋。”

“所以你在利用我高超的技术能力。”我说。

“是的，”范恩说，“这对于你来说是个问题吗？”

“不，”我说，“我的能力可以得到赏识，这很好。”

“很好。”范恩说。她把车拐进了警察局的停车场。“因为我会让你做很多事情。”

第二章

“叮当作响的这个是谁？”这个男人向范恩问道，我们在警察局碰到了他。从面部扫描器的结果看，来人是乔治·戴维森，都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队长。

“哇，真的吗？”我说道，没能阻止自己脱口而出。

“我是不是用错字眼了？”戴维森看着我，说，“我一直不确定，在这种场合到底是应该用‘叮当’这个词，还是用‘机器替身’。”

“我来给你个提示，”我说，“其中一个词来自于有史以来最流行的电影中一个惹人喜爱的机器人角色，而另一个则用来描述坏掉的机器的声音。试想一下我们更喜欢哪个？”

“明白了，”戴维森说道，“我还以为你们这些人今天在罢工呢。”

“天呐。”我有点恼火。

“这是个易怒的机器替身。”戴维森对范恩说道。

“你是个混蛋警察。”范恩对戴维森道。戴维森笑了笑。“这是克里斯·谢恩，我的新搭档。”

“不是吧。”戴维森回头看了看我。他显然认出了这个名字。

“惊喜吧。”我说。

范恩对戴维森招了招手，让他的注意力转回到她那边。“你这里
有个人，我想和他谈一谈。”

“是的，我知道，”戴维森说，“郑和我说过你会来。”

“我希望你不会像她那样难对付。”范恩说。

“哦，你知道的，我一直都热衷于和执法机构合作，而且你也从
从来没有惹恼过我。”戴维森给我们打了个手势说，“来吧。”我们向
前走，进入警察局的内部。

几分钟后，我们便隔着玻璃盯着尼古拉斯·贝尔了。他在一间审
讯室中，一言不发，默默等待着。

“他看上去不像是会把某人从窗户里猛推出去的家伙。”戴维森
观察到。

“不是某人，”范恩说，“另外一个人仍然在房间里，被扔出去
的是一个双人沙发。”

“他看上去也不像是会把一个双人沙发从窗户里扔出去的家伙。”
戴维森说。

范恩看向他。“那是一名综合者，”她说，“很多时候他的头脑
是被其他人占据的，那些人想做的事情千奇百怪。他的身体状况比你
想象的要好。”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戴维森说，“你肯定比我懂得多。”

“你和他谈过了吗？”我问道。

“冈萨雷斯侦探尝试过和他交流，”戴维森说，“他坐在那，一
句话也不说，一直僵持了约二十分钟。”